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成都文類卷三十七

宋 扈仲榮等 編

記

寺觀二

金繩院記

楊億

夫西竺之教被于震旦而像運千歲塔廟之制勃興東  
井之絡主於益部而沃壤千里禮俗之化歸厚蠶叢古

之建國銅梁天之設險帶二江之流為一都之會四民  
州處萬商成淵稽河圖之文惟福基之憑固擬雞園之  
舍邈壯棟以迭隆金繩禪院者舊號龍華院唐天復有  
禪月大師貫休者通內外之學為道俗所宗風什研精  
名聲籍甚當土德之季戎車競逐侯王起於無種雲雷  
以之邁屯拊劔顧盼以稱豪專閭福威而自出燕開碣  
石之館市駿骨以翹林秦築逍遙之園演貝文而重道  
繡玉更薦簪笈四臻而師方游所泊久寓荆渚藩牧致

禮邑子傾向時王氏掩據蜀土將為西帝延致千里之  
客彌豐四時之供師乃遐冒重阻往干典謁叩以空寂  
之理嗣以篇題之贅虞卿既見殆蒙白璧之頒湯沐能  
詩迴繼碧雲之妙錫之紫服待以賓友請住茲院極其  
禮遇師自壬戌游蜀至丙寅定居比壬申入滅凡歲星  
一周於天矣上足惠光大師曇域克紹遺躅弗忘肯構  
其後有正覺法忍法寶演教四大師繼承世系無廢先  
烈今住持賜紫釋惠聰者自咸平辛丑始掌院事迴悟

宗諦煥發覺明願力攸資信施彌博遠者來而邇者悅  
輸貨沓臻即其舊而圖其新胥宇尤盛凡作佛殿齋廳  
僧堂浴室及衆舍二百五十餘間龍密石以化材丁丁  
畢取側紫金而布地眈眈有華侔天界之莊嚴為衆園  
之依止香象蹴踏並轡霞緘之修禪靈鷲飛翔無異果  
屑之住世大中祥符之祀詔賜今名揭彫榜於楣門燭  
霄輝於海會陳跡有煥名香歇而復熏惠命增延祖燄  
續而無盡善利之績疇可擬哉聰師藉子虛名謂窺秘

典丐詞紀實遠不及讓蜀冥煩之未祛頗減裂而為愧耳

覺城禪院記

王曙

後學以像設者有為也滯於名相禪般若者無心也曾是空寂著空棄相此既失矣從無入有彼何得哉我佛所以啓頓漸之門示悟修之路頓則頓悟言語文字之俱非漸則漸修六度萬行之不捨權實交映理事互融無一物不是於真如盡十方皆歸於已用大千世界猶若

浮漚無餘涅脤有同昨夢蓋達觀之上者豈常談之得  
乎益州覺城禪院昔李唐明皇奄宅函夏有詔郡國各  
建伽藍並以開元為名皆一時之壯麗迨中和倣擾守  
臣負固頭會箕斂惟利是視草創竊弄未遑寧居擅茗  
荈之兼羸據隧肆而埤鬻以茲寺庭宇密邇市廛因而  
有之莫我肯顧雲徒海衆曾何足以少留寶落琬題香  
不知其處所陶籬僅隔顏巷潛通若金石之聞乃止不  
壞何神明所祐歸然得存今此院者即開元之址也孟

氏廣政中出女侍為尼俾居其間號延福院後棄而去  
復為僧坊爰有閨中鐵幢長老擁錫來游載營載葺衆  
號鐵幢院又有神操紹續紀綱操授道信道信授秦人  
微禪師微師歸闕中道信荐主僧務風雨攸蔽禪頌漸  
興今傳法沙門元信禪師俗姓咎氏本郡華陽人也幼  
齡穎悟脫落囂塵辭親出家尋師訪道不遠千里行詣  
百城飄然沅澧之間遍遊江漢之域聿來舊楚乃契宿  
緣得法於郢州芭蕉惠情禪師情嗣南塔南塔嗣先仰



山先仰山嗣為山為山嗣百丈百丈嗣江西江西嗣南  
嶽南嶽嗣曹溪即禪師於曹溪為八代嫡嗣於釋迦如  
來為四十一代法孫師機緣既契更不他之有願還鄉  
卜居演化言旋舊里求叶初心道信喜師之歸延請入  
室密以傳授且俾興修師音容粹和戒行高潔慈悲喜  
捨而為事行住坐卧以相應由是法衆歸心士庶仰懷  
乃謀締構乃募檀般卓鄭隆富之家興金而布地闢闢  
伎巧之族運斤而承風朴斲九挺雜沓全並人悅來而

不絕材襍積而居多遂量工程考廣袤易奇袤為方正  
變湫隘為平夷自經始於辛卯告成於戊午凡歲星再  
周天矣壇宇顯敞正殿翬飛戶牖重深禪堂岑寂丈室  
清閑而興秘僧房窸窣以虛徐齋廳來芟莠之流廚庫  
有蒲塞之饌廣博嚴靜盈二百間供具鍋釜約數千事  
又為轉輪寶藏繕寫十二部經珠交露繖彌覆其上金  
姿髹彩錯落其間寶福祥之淵源雄都會之瞻矚今知  
樞密院刑部侍郎樂安任公昔鎮藩服仰師道行且以

受佛付囑悉心護持以延福舊稱乃僭偽所署露章上  
請俞詔下臨特賜今名彌光列刹仍錫隙地乃南其門  
芝檢資於藪林雲篆揭其標榜而師宴坐一食應病與  
藥載離寒暑不出戶庭初廬帥雷公特奏命服亟請開  
堂師問荅隨機扣擊無滯故遠近道俗多所歸依前後  
王臣靡不欽重曙雅遊苦早悟道滋晚被聖明之優渥  
寄刺舉之聲政遽傳而至燭理未康雖嚮師之名莫造  
師之室偶餘日之怡蕩一欵闕以從容即席而境閑忘

言而機契風幡搖颺直指仁者之心庭柏青葱自識西  
來之意師既而曰夫示有作為方便也撥無因果斷滅  
也方便即濟人無量斷滅則末法疇依惟茲院之紹隆  
懼後時之堙漫且礱石之斯久願為辭以見紀贊希有  
事出和雅音胡其幸焉安敢讓矣一來廬阜即是遠公  
之社人永鎮頭陀欲刻簡栖之碑字

聞思三法資修記

晁迥

予自少及老以儒學求仕進之外而志於道也久矣非

謂分別名相有所偏局但汎觀鼎峙之教歸趣符合者  
隨意采錄實為心要蓋知同歸于善而三聖之書以其  
方言類例各有文質隱顯詳畧深淺耳繇歷以來逮今  
衰朽而崇尚彌切豈非宿習之然乎古先章句其利極  
博而散在經綸孰能和會而發明哉自好涉獵援據推  
而廣之別致曲成之用抑亦事必師古唯以立意為宗  
不以能文為本區區之誠不自揆也如此予思往歲嘗  
接今御史中執法秋曹貳卿晏公清談偶及南華真經

予記公盛稱之語凡三句包含微旨其句云其動若水其靜若鑑其應若響予退歸檢閱此語出於莊列二子之書大約述至人體用之狀而微密難曉莊子之注太簡於此三句之下都注之云常無情也列子之注稍備各解之云順物而動故若水也應而不唱故若響也予素聞大人先生之論云敏於事者唯變所適滯於物者未可與權是以每遇見聞得一善則拳拳服膺弗忍遐棄姑務點化入助道品譬如範良金琢美玉以成器而

為利也所愛此三句之語凡十二字深思祖述而下筆  
惟艱賢乎引年致政獲棲息乎京邑之舊廬闔扉隱几  
久於恬宴乘興揮翰追叙前志剖折搆綴昭然相參不  
分內外經典之語混為心法而已處世出世皆可足用  
今始辨其名理焉其動若水蓋表至人周流無擇物大  
委順也此合乎隱君子書中上善之理竊謂學大道者  
在乎無可無不可外順世間法虛緣而葆真當如此矣  
可目之日無礙法門其靜若鑑蓋表至人洞照無遁形

大明徹也此合乎古先生書中寂照之理竊謂內習之證唯靜而明物來斯應心無主宰當如此矣可目之曰無意法門其應若響蓋表至人虛應無留闕大曠達也此合乎黃帝書中谷神之理竊謂觸事而夷物情難著既應即止勿復存餘當如此矣可目之曰無住法門此三法者上根圓智精修密詣之妙門也輒杼軸于懷而未有作者庶乎導揚前列後迪後來可以智窮其理不可以言盡其意夫勤行之士若能默識馴致殆所謂曲



盡其妙乃至中根以上聞而信重加之善誘自他俱利  
法施洪福未易可量願三復以無煩知百一之有補深  
愧狂簡幸不以人廢言也天聖七年記

重修昭覺寺記

李昉

妙色非相有相則尊真諦無言有言則大矧夫法身普  
現帝網交映寶月破昏於濁際靜剎植福於沙界肅五  
蘊之紛擾具十善之莊嚴惠照倒迷無一遺者斯相之  
尊也法音讚運羣動無妄大雲秘藏千貝闕師子敷座

于紺宇攝四大之種性歸一如之揔持解脫障纏無一  
悖者斯言之大也既尊且大則有為之教興無涯之利  
顯在乎人天寅奉王臣護持塵劫不遷是曰常住其斯  
之謂歟昭覺寺成都福地在震之隅先是眉州司馬董  
常宅舊名建元其締構招嗣之由具蕭相國講碑悉之  
矣唐乾符丁酉歲為了覺大禪師宴居之所禪師法號  
休夢姓韓氏京兆萬年人時宣宗興復象教乃應詔誦  
經對御落采配終南山之捧日寺具大戒於律師神佑

悟技若於石霜慶諸參法要於百丈懷海契心印於洞  
仙俚价初至洞山洞山問近離何處曰湖南又問途中  
還見異人否曰若是異人不涉途中价深器之後領旨  
寓蜀始立一大事闢甘露門開堂日僧問淨名大士入  
不二法門旨趣如何曰山僧未敢舉明又問若如是即  
事理不分荅云扁舟已過洞庭湖凡言峻機晤以復如  
是時劔南節度使崔公安漸奏改建元勅賜今額仍給  
紫衣一襲式光宗教未幾僖宗出狩駐蹕西州召禪師

說無上乘若麟德殿故事由是開拔聖慮握乾綱而不  
動運輸神力迴天步而高引玉鑾反正而帝眷彌深賜  
禪師紫磨納衣三事龍鳳氍毹毯一榻寶器盛辟支佛  
牙一函布展義之澤也越明年王氏建節制兩川於禪  
師申尊叔之禮奏錫師號曰了覺大師及王氏開國而  
禪師減度享年八十一僧臘五十一門人洪福等建窣  
堵於當寺後庵以令身歸之謚曰真隱之塔爾後宗派  
傳襲真風炳然至今住持大德延美上人以了覺大禪

師為五代祖陽安郡平泉人姓杜氏禮本寺懷進大德  
為出家師依彥通律師授具足戒性惟真實體本虛靜  
開口無機化不言而鷗狎虛懷善應施不求而谷盈禪  
林果熟蒼筤彌香覺苑地靈黃金爭布作大利益須非  
常人美公之謂歟茲寺有常住浹土三百廬滌場斂穢  
歲入千耦併歸寺廩與衆共之有舟航大賈輸流水之  
錢山澤豪族捨金穴之利五銖一縷悉歸寺府無一私  
者由是構撲斲之材較班輸之技而興修之議於是集

矣寺之殿宇舊且百間今廣而增者三百建正殿塑金  
釋迦像一軀為黑白扳足之地修經藏挾唱梵之堂四  
原為權實轉輪之所廣方丈之室傳達摩心備水陸之  
儀宣梁武教及羅漢六祖翊善大悲各列一堂又分千  
部經為東西龕續建紀天列宿堂一所仍加壯麗以至  
安毘侶供公庖局次有叙廚倉寮庫齋廳浴室重門挾  
屋啟閉以時上縫瓦以如鱗下密磚而若砥左瞻右顧  
俱是道場一起一居無非佛事寺之舊址復於顏垣鞠

為茂草僅百年矣以至悖蹊樊圃可畏其鄰認牛忘羊  
莫分其主美公一旦豎版築以繩之興百堵軫舊封葺  
牆五百餘間周匝園圃而諸鄰相讓無一違者凡供食  
之豐潔法席之華煥時一大會朝餽千衆累茵敷坐如  
升虛邑未有一物爰假外求寺之勝跡有僖宗幸蜀放  
隨駕進士三榜題名記陳太師塑六祖像蕭相國文建  
寺碑會稽孫位畫行道天王浮丘先生松竹張南本畫水  
月觀音翰林待詔

失名氏今寺額  
始自長安降到

摸昭覺寺額俱經亂不亡

為唐故事斯皆化感利捨護持之力也自大中祥符戊申歲承領住持迨三十有餘載矣惟食不兼味衣不重繭言必諦信故人無間言行必總持故身無擇行深入無礙物我不二經云雖說種種道其實為佛乘吾見其人矣然能為愛河之舟撒不住中流開覺路之康莊俾求諸道故入其門者如遜般若之岸似升毗尼之室樹繞七重塵無一點信花界之勝果錦江之福田者焉尚能韜光愈晦功成不居耳聞讚揚口稱慙愧是謂常住



不住所得非得者乎今門人賜紫沙門人遜謂布施迴

向嘆未曾有者典教宗尚寧可闕歟遂

闕兩字

覺禪師誥

勅三通修寺行狀數紙訪畋請紀茂實畋且念景德初

與今岳陽牧張都官逵肄業于茲倏爾歲寒永言夢寐

山陰都講曾栽揮麈之松衣錦相

闕三字

偷光之壁及乎

嘗醍醐之味目琉璃之色為日久矣德我既深固不牢

讓大哉開羣迷之眼俾矚乎大明象設之請也安

闕動

之心俾諧乎一法言教之謂

闕四字

相則尊所以祛其幼

相有言則大由是辯其魔言令蠢動廓然見種種性曰  
實曰摧歸乎一揆付諸佛子歷劫奉持非師釋氏之雄  
者其孰能與於斯文

天慶觀五嶽真君殿記

彭乘

大象無體萬物應化其體也至人藏用萬法感通其用  
也稽乃體用強為之名無有本源自內而出孰為衆妙  
由外而來非闕精冲寂曠乎虛極不見皦昧冥於自然  
者詎能與於此乎自然其神含凝真一無方無物無本

住法會無涉有散殊萬類清寧於高厚誠明於性稟氣  
秀嶽降得其純粹含虛寂照生與道妙繇是精練至行  
濟導含識行充功格昇列真籍或於清浮濁滓間統名  
山福地洞宮靈府至若善惡祥應感召報況率由主宰  
故尸赤城者瀛洲仙伯職句曲曰紫陽真人赤城洞天  
則龍蹻甯先生所治也先生嘗為陶官通神幽隱或蹈  
履烈焰隨煙上下黃帝順風禮問受龍蹻經得御飛雲  
術遂封五嶽丈人佩三庭印開元中感夢宸極因立祠

於山趾嚴飾真像冠蓋天服朱光春秋崇祀祺祥杳示  
中和初再封希夷真君坤維興區峯嶺連屬標靈跡者  
青城為勝道書云世間有十大洞天此其一也星根月  
頂風容雲骨寫影浮翠表裏森秀彌數百里鍾竒毓異  
蕃靈藪怪寔真仙所宅焉宜其保佑生聚奠茲方鎮仰  
洪陰報神貺崇廟貌盛祠薦綿世不輟國家所以望秩  
精意存真飛眷輶傳旁午苾芬虔潔祈禱黜庶介福攸  
酢益州天慶觀天寶院真君殿者道正明真大師文王

正締構也師稟粹清淵熙真妙域誠志劼毖神韻凝靖  
持符負甲常存備守破環截帶夙謹傳授三一潛運兩  
半無染咸平中嘗主青城山觀奉詔加崇飾師勤力事  
任寔有成績故邑屋歸仰言動響効載懷道庇鑒寐虔  
潔如在之想思有所寄凝精心於輪奐存真相於殊好  
絳臺琳室霄階紫陛鳳構標勝陽華寫制遂於本院齋  
宮南創建真殿五間及兩掖廊廡憲太微之殊裁壯明  
霞之寶勢重巒雲蔓夷庭砥闕崢嶸棟宇靚深博敞彩

綴間錯延瞰眩目高閑洞啟寶座中峙即邑人楊昌義  
造施真君像及左右掖侍涂髯羣紵鋪金飾彩四規雙  
理日簪霞髻伏晨偃月蹲龍躍鳳異相具足瞻仰增肅  
殿內粉堵圖五嶽帝君四瀆公衮山川總領神仙部屬  
環周複宇若趨而暨皆錦江逸士李懷衮善筆里中宿  
儒王中吉夔州助教袁琪新安耆艾俞進光華陽信士  
揚元正佑財底績也星紀周運衆功迄備其經始也欲  
造潛山司命廬嶽使者以居右至是潛山容相已備而

廬嶽模範尚闕蓋坤維九江西南重阻繪事匪肖曾莫  
髣髴適募能者復議姿狀會有黃冠李茂臯至自廬阜  
囊圖簡記來詣師室事與誠契冥應昭倬至是方具制  
度成茲志願焉且夫道者道也萬物由之而有深蹟不  
可際擬議莫能盡失其旨則恢誕詭異無所不至聖人  
所以極深研幾會其歸趣虛無恍惚存乎妙淳元本始  
歸乎模名跡器象繫乎物感通變化冥乎神好惡用舍  
屬乎性彌綸範圍之謂教率性順理清淨無為教之用

也君師禮樂制度名物教之跡也施用以涉跡循跡以宗本故天地社稷郊廟祭祀示有宗也彼祠宇像設范金植土香臺法几繕寫刻繪者蓋託以寄心存乎歸嚮而底於化也禮曰法施生民以勞定國能禦大災捍大患則祀之猗歟其施厚者其報美至道統天地至人化育於天地間其施厚也故后辟臣庶際極溥率必罄宗奉者以此師以能績汔濟誠願載協條其事狀勾文紀實旌善申美宜識歲月故為疏舉第愧汎略云耳嘉佑



四年七月二十六日記

集真觀記

呂陶

佛老之術與吾儒並驅爭鶩於中國歷千百年源深流  
長津際渺漫徒類益滋氣勢益壯自國都郡邑至鄉閭  
黨巷之聚率置廟貌以虔祀事學六經者謂其戾去吾  
教有駁出掃蕩之志為言與力舉能勇也若乃信嚮堅  
慤崇奉切至則乃愧彼焉走郡城而南瀕江流而東田  
壤四平而積腴園林百秀而交陰遺址舊棘屹然其間

者集真老子祠也唐天寶中以金星玉芝之祥始命建  
創榜曰真符皇朝祥符六年又賜今額前府尹宋公祁  
俾青城山道士黃方中居之府民羅布廣多出緡錢以  
善葺乃崇門屋乃翼廡序乃嚴神位乃闢壇宇惡儉鄙  
侈得虛寂清淨之勝焉夫天寶距治平踰三百年治亂  
不常兵戈間作民廬官舍多若陵谷之變獨此老廟雖  
圯不壞後有居者日能完治惟仲尼之德覆被四海義  
均社稷血食無愧自天子達於庶人咸有北面尊師之

禮著在祀典大不可忽而州邑之廟傾敗不屋十常二三慶厯中詔天下興學多士靡然嚮風識絃誦之地未幾議者舛馳學亦有廢豈吾儒信嚮崇奉其道不若彼徒之堅懇切至耶抑禍福之理近則易諭仁義之功遠而難知也記集真

崇道觀道藏記

范鎮

太史公論道家之言而曰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瞻足萬物指約而易守事少而功多至於為史記則以韓

非申不害與老子同傳豈非後世多事必於有為以至  
於無為乎班固所志才三十七家九百九十三篇而伊  
尹太公辛甲鬻熊管子之書在焉至隋乃分經戒餌服  
房中符籙凡四種合三百七十七部千二百一十六卷  
而不著其目唐有道家類又合以釋氏而得百三十七  
家七十四部千二百四十卷以著於錄而管子列於法  
家所謂伊尹太公辛甲者皆不傳獨鬻熊之書存自明  
皇後不以著錄者又百五十八家千三百八十三卷則

其溢於漢者千五百八十五卷矣噫老子著書五千言  
以為盡天地事物之理後世學者寢廣而其書至於如  
此其多豈以其事虛無其辭難知必支離而後至於簡  
易如太史公所謂乎宋興祥符天禧中始崇起其教而  
玉清昭應宮景靈宮會靈觀祥源觀皆置使典領又命  
其徒與諸儒哀其書訂正謬訛繕寫以藏於其處而以  
其餘賜天下宮觀以廣其傳獨劔南一道未皇暇焉嘉  
佑初成都府郫縣道士姚若谷梓州飛鳥縣道士朱知

善慨然欲盡也其書而莫由得也於是東走於鳳翔府  
之上清太平宮慶成軍之太寧宮又東至於亳州之太  
清宮明道宮凡得書二千餘卷太清宮者老子所生所  
謂厲鄉者也有九井有古檜有丹竈於是縱觀焉又覽  
唐開元及祥符中行幸故處以歸治平元年今天子既  
即位若谷又與其徒仇宗正鄧自和列言於府曰釋氏  
書徧滿州縣而道家所錄獨散落不完願至京師得官  
本以足其傳於是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尚書

戶部侍郎韓公知府事以其狀聞且言蜀之名山秘洞  
勝景為多而道家書不完無以奉揚清淨之風有詔即  
建隆觀給官本以足其傳凡得五百帙四千五百卷溢  
於唐者又千九百二十二卷可謂完且備矣若谷宗正  
自和且將益其書為五本藏於成都之天慶觀郫縣之  
崇道觀青城山之丈人觀梓州飛鳥縣之洞靈觀綿州  
之洪德觀使學者優柔以求其所謂清虛自然之要而  
至乎其師之道如太史公所謂者顧不偉歟若谷飛鳥

以後徙於郾宗正青城人自和綿州人三人者持操堅至而皆有功於其教者後之人觀其勤勞而不輕其守則其書之傳為無窮矣治平二年十二月日記

新建五符幢記

文同

事有絳於荒忽茫昧之中繇曠古及下世無俗書以傳凡智饒狹漭不能究度至詆忌蔽人令弗通思慮所該外物語者率謂狂喬罔誕非輕見乃用擯咲不講錄是皆蒙塞自淺豈寥然壹盡大方之理者歟其有導神幾



宣靈謀混淪焉行於亡形以鎮養乎元元使怪厲不作  
消祓摧殄不得橫淠以肆其姦是術也凡王侯保土社  
祀羣品當知嚮服而尊高之渠可嫚忽邪其所謂蓋太  
上洞真靈寶五老赤書云按元始至真肇探於太樸之  
先凝神火庭尋詳曲折煥譯妙勢為天輿寶告瑞發應  
秀映靈都神杖封固長依跬息大道君王帝諸真懇請  
恭受反復難遶傾倒切至始賜矜諭敕詣紫微居齋九  
旬後肯付畀然猶戒禁勿得布下是天所貴重若此不

記從何劫運漏墜人世有聖研極鑄胎剖魄識其倪緒  
取安諸隅廣寓泰寧傳云東京桓永壽時正一道陵患  
魑魅恣雜閩人鬼使異行植幢嶠山誓刻嚴毒自是判  
然幽明不殽至黃唐文缺重璩置昭慶道祠歲久歸然  
頗剝爛幾泐無所考宋五世天子英文明睿陞用賢俊  
命侍臣趙公抃鎮蜀公致治未暮民物宜順暘潤孔時  
川隰生楸蠶饒穀登體腹溫飫蕃訛勃疫淪伏不起寇  
兵弭消寂無纖譁頌公平循聲辭邕邕公固以為未然

復訪悠遠安保方域俾無虞戾之深計顯效休功件已  
設施事可託神亦圖崇修原掾陳汝玉學廣知博告公  
具前躬摸秘符解鈇論辯公得且喜告下趣輯迺相玉  
局衍基絜為靈場築垣繕宮就完種勝初伐石西山嶠  
地深官材洪執鉅輓致殊力工徒愁嗟求策迷所一時  
暴降涌發漂硯下礪出道平夷遂可筏行既止正晝喬  
雲叢飛瀟然下覆天光明麗景氣晏悅晦藹高真颯若  
來況都人觀繞驚喜蹈回頸望公祝若父母云護我

等亭育撫燾心精神虔祥報昭露明日授匠矩尺礲為  
觚榦恭肖神畫饒勒其上科禁周具供所祈納大坤之  
維永永蒙佑噫大霄妙章上靈祕篆何此羣兆幸焉邁  
覲常為投依以挹厥休千萬億年公惠無泯一日公戒  
部吏文同使紀其事同謹再拜撰辭以獻復類而為詩  
以與蜀人使長言之無窮其辭曰

於未物前有氣混茫廓無常崖滉漭汪洋中函神胞孕  
此威章靈鉉決分飄青墮黃布照大空流精發光乃時

玉符獲于元皇自然祕文盤葩屈芒支交收聯婉紆結  
張皇執焉嘻練于洞陽瑩煥九霄瑞應蔚彰書簡刻金  
輝燭焜煌太陽靈洞俛仰是將惟時諸真嘯命以蹕詣  
皇咨觀祈必願償命入太空九光華房廓開金局動挾  
雲囊戒勿下傳上館乃當何劫墜流降奠五方桓志未  
朝幻猶肆狂虎冠道師得焉其祥植石摹形大嶠之傍  
陰怪震驚掃滅伏藏後多歷年復治於唐迄今魏如鏤  
蹟劣亡治平之君堯舜禹湯詔用趙公付之蜀壘公來

民宜齧暴响，冠大和熏烝。百體具康肌，燠羸襦腹果。衍  
糧境，殄藿蒲獄朽。拊揚沸舌頌，公壽福熾昌。願公光華  
袞衣，繡裳移蜀之為天下。以滂公聞曰：嘻，是志曷荒有  
及後人乃利也。長或告真文本先圓，蒼可圖營之福招  
禍攘流陰西南，被賴無央。公喜趣為日不暇遑，牙譙西  
禹玉宇是望，高宮翼如彩。拊繪梁覆幢，其間崒然百常  
先時堪輿與公効祥水，騰雲幪異孰爾量。蜀人其承永  
鬲害殃，公德之深萬世曷忘抄哉。末兮峴碑陝棠治平

四年二月記



成都文類卷三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成都文類卷三十八

詳校官左中允臣瑯五珠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編修臣沈孫璉

謄錄監生臣任遇春



欽定四庫全書

成都文類卷二十八

記

寺觀三

四菩薩閣記

蘇軾

始吾先君於物無所好燕居如齋言笑有時顧嘗嗜畫  
弟子門人無以悅之則爭致其所嗜庶幾一解其顏故

宋

扈仲榮等編

雖為布衣而致畫與公卿等長安有故藏經龕唐明皇  
帝所建其門四達八板皆吳道子畫陽為菩薩陰為天  
王凡十有六軀廣明之亂為賊所焚有僧忘其名於兵  
火中取其四板以逃既重不可負又迫於賊恐不能皆  
全遂竅其兩板以受荷西奔於岐而寄死於烏牙之僧  
舍板留於是百八十年矣客有以錢十萬得之以示軾  
者軾歸其直而取之以獻諸先君先君之所嗜百有餘  
品一旦以是四板為甲治平四年先君沒於京師軾自

汴入淮沂於江載是四板以歸既免喪所嘗與往來浮屠惟簡誦其師之言教軾為先君捨施必所甚愛與所不忍捨者軾用其說思先君之所甚愛軾之所不忍捨者莫若是板故遂以與之且告之曰此明皇帝之所不能守而焚於賊者也而況於予乎予視天下之蓄此者多矣有能及三世者乎其始求之若不及既得惟恐失之而其子孫不以易衣食者鮮矣予惟自度不能長守此也是以與子子將何以守之簡曰吾以身守之吾眼

可霍吾足可斲吾畫不可奪若是足以守之歟軾曰未也足以終子之世而已簡曰吾又盟於佛而以鬼守之凡取是者與凡以是予人者其罪如律若是足以守之歟軾曰未也世有無佛而蔑鬼者然則何以守之曰軾之以是予子者凡以為先君捨也天下豈有無父之人歟其誰忍取之若其聞是而不悛不惟一觀而已將必取之然後為快則其人之賢愚與廣明之焚此者一也全其子孫多矣而況能久有此乎且夫不可取者存乎

子取不取者存乎人子勉之矣為子之不可取者而已  
又何知焉既以予簡簡以錢百萬度為大閣以藏之且  
畫先君像其上軾助錢二十之一期以明年冬閣成

大聖慈寺大悲園通閣記

前人

大悲者觀世音之變也觀世音由聞而覺始於聞而能  
無所聞始於無所聞而能無所不聞能無所聞雖無身  
可也能無所不聞雖千萬億身可也而況於手與目乎  
雖然非無身無以舉千萬億身之衆非千萬億身無以

示無身之至故散而為千萬億身聚而為八萬四千母陀羅臂八萬四千清淨寶目其道一耳昔吾嘗觀於此吾頭髮不可勝數而身毛孔亦不可勝數牽一髮而頭為之動拔一毛而身為之變然則髮皆吾頭而毛孔皆吾身也彼皆吾頭而不能為頭之用彼皆吾身而不能具身之智則物有以亂之矣吾將使世人左手運斤而右手執削目數飛鴈而耳節鳴鼓首肯旁人而足識梯級雖有智者有所不暇矣而況千手異執而千目各視

乎及吾宴坐寂然心念凝默湛然如大明鏡人鬼鳥獸  
雜陳乎吾前色聲香味交遘乎吾體心雖不起而物無  
不接接必有道即千手之出千目之運雖未可得見而  
理則可具矣彼佛菩薩亦然雖一身不成二佛而一佛  
能遍河沙諸國非有他也觸而不亂至而能應理有必  
至而何獨疑於大悲乎成都西南大都會也佛事最勝  
而大悲之像未覩其傑有法師敏行者能讀内外教博  
通其義欲以如幻三昧為一方首乃以大旃檀作菩薩

像端嚴妙麗具慈悲相手臂錯出開合捧執指彈摩拊  
千態具備手各有目無妄舉者復作大閣以覆菩薩雄  
偉壯峙工與像稱都人作禮因敬生悟予游於四方二  
十餘年矣雖未得歸而想見其處敏行使其徒法震乞  
文為道其所以然者且頌之曰

吾觀世間人兩目兩手臂物至不能應狂惑失所措其  
有欲應者顛倒作思慮思慮非真實無異無手目菩薩  
千手目與一手目同物至心亦至曾不作思慮隨其所



當應無不得其當引弓挾白羽劒盾諸械器經卷及香  
華盂水青楊柳珊瑚大寶炬白拂朱藤杖所遇無不執  
所執無有疑緣何得無疑以我心無故若猶有心者千  
手當千心一人而千心內自相攬攘何暇能應千手無  
一心千千得其處稽首大悲尊願度一切衆皆證無心  
法皆具千手目

聖興寺護淨門屋記

李大臨

成都府城之東偏有寺曰聖興御史大夫王承俊之宅

也大厯初杜鴻漸領東西川節度使改為永泰寺武宗時例毀廢大中三年僧定蘭華陽人苦行精進能外形骸蚊蚋嘬膚雖終夜不之却曰我報慈母恩也宣宗聞之詔至長安得對稱旨賜予優加遂丐西還復構此寺塔殿堂廊無慮四百楹定蘭之功德行業唐翰林學士鄭處誨贊序甚詳此不盡紀府城地狹人繁物夥又寺宇迫民簷寔為闌閼故三門之外中除隙地乃浚溺之場耳溷濯委積曾無隔闕犬豕馬牛踐蹂習常監寺大

師文爽有道行博通經論每開慈憫心惡其不清淨之甚欲創屋翼張而蔽掩之庶幾寶坊香剎蚤莫焚修祈福於四衆因建白府帥翰林侍讀書士王公素乃命簽書節度判官吳師服度地按視利病昭然若師之說不誣師自發私囊千六百緡造外舍十有八間於三門左右序且以護淨市民占止月僦直萬錢師告予曰底處無由產資給櫬桶率皆摧圯今獲月租願以完葺充用決不可為齋蔬之費來者主之不易其承則我之志行

矣一有不如是神明殛之當墜無間獄永劫沈淪無有  
出期可不慎哉可不慎哉予得而書之以深戒後之主  
者

中和勝相禪院記

蘇軾

佛之道難成言之使人悲酸愁苦其始學之皆入山林  
踐荆棘虵虺袒裸雪霜或剗割屠膾燔燒烹煮以肉飼  
虎豹鳥魚蚊蚋無所不至茹苦含辛更百千萬億生而  
後成其不能此者猶棄絕骨肉衣麻布食草木之實晝

日力作以給薪水糞除莫夜持膏火熏香事其師如生  
務苦瘠其身自身口意莫不有禁其畧十其詳無數終  
身念之寢食見之如是僅可以稱沙門比丘雖名為不  
耕而食然其勞苦卑辱則過於農工遠矣計其利害非  
僥倖小民之所樂今何其棄家毀服壞毛髮者之多也  
意亦有所便歟寒耕暑耘官又召而役作之凡民之所  
患苦者我皆免焉吾師之所謂戒者為愚夫未達者設  
也若我何用是為矧其患專取其利不如是而已又愛

其名治其荒唐之說攝衣升坐問荅自若謂之長老吾嘗究其語矣大抵務為不可知設械以應敵匿形以備敗窘則推墮滉漾中不可捕捉如是而已矣吾遊四方見輒反覆折困之度其所從遁而逆閉其塗往往面頸發赤然業已為是道勢不得以惡聲相反則笑曰是外道魔人也吾之於僧慢侮不信如此今寶月大師惟簡乃以其所居院之本末求吾文為記豈不謬哉然吾昔者始遊成都見文雅大師惟度器宇落落可愛渾厚人

也能言唐末五代事傳記所不載者因是與之遊甚熟  
惟簡則其同門友也其為人精敏過人事佛齊衆謹嚴  
如官府二僧皆吾之所愛而此院又有唐僖宗皇帝像  
及其從官文武七十五人其奔走失國與其所以將亡  
而不遂滅者既足以感槩大息而畫又皆精妙冠世有  
足稱者故強為記之始居此者京兆人廣寂大師希讓  
傳六世至度與簡簡姓蘇氏眉山人士吾遠宗子也今主  
是院而度亡矣熙寧元年記

壽寧院記

侯溥

儒之心迹佛之性相一也道不以心性為體故求道於心性而不可得然所以冥於道者心性也迹相亦然道不存乎迹相故求道於迹相而不可見然所以行於道者迹相也宇之之謂廟層之累之之謂塔指廟與塔而問人曰此道乎雖至庸俚其荅之也必謂之塔廟而不謂之道試反之曰非道也則盍摧之彼其人必將鳴指膜拜而不敢作推之之意推此則塔廟其佛之所以行



道之迹相乎釋氏自永平迄今繇天子公卿士大夫或  
信而愛或詆而斥或泥而佞或毀滅而欲其忘其為更  
閱多矣蓋周唐之二武以君天下之重勢盡力而除之  
勢宜不得復興方是之時桑門蒲塞涕目洩鼻相與齎  
咨憤戚於隱伏之中居未幾而塔廟之嚴復興於天下  
而厚費生民之力不翅膏油之沃炭雖暫灰死而卒之  
逾熾於前也意者禍福緣報必有形驗而生民之震畏  
忻慕淪浹肌體所不可得去邪佛以靜為樂故凡塔廟

皆潔精謹嚴屏遠俗紛獨成都大聖慈寺據闡閨之腹  
商列賈次茶爐藥榜逢占筮專倡優雜戲之類全然其  
中以遊觀之多而知一方之樂也以施予之多而知民  
生之給也以興葺之多而知太平之久也此固壽寧院  
荒蕪於著而盛於今歟何謂之盛院莫大乎繼承而僧  
患夫寡今有文皇仁廟之灑翰章聖之文章以恩歲祓  
一人師徒綿綿日營日修是故書有完藏象有宏宇入  
其門而柱石潔然及其中雷而草木脩然其為殊尤絕

勝而得之天人者有石盈尺而塔之形影皜焉發乎蒼  
穹之表此得之天也有孫知微之筆鬼神恐其暴形日  
星恐其運行林木恐其發生濤浪恐其奔鳴瘠者為僧  
僂者為道趨翔者為衣冠之士此得之人者也其為生  
者有溫江四夫之田始於張忠定公詠之所畀而成於  
馬正惠公知節之所奏此其所為日盛也初淳化寇竊  
之後院為廢田吏民植碑乎其中以頌上德於是內臣  
王繼恩領招安而忠定作鎮乃議蒐擇名行僧使筦是

碑而得僧希白遂奏求賜今院名白華陽人也姓羅氏其教外通吾儒經善草隸有詩行於時安文惠王元傑始封益見而器之貽之以詩奏授師名文鑒凡院之所繇盛皆文鑒為之也獨完藏經成於其孫文蒞大師重巽而藏經之堂繼成於重復之手巽復皆言行謹厚人也復今為都僧正而求予記因書其本末云熙寧元年記

聖壽寺重裝靈感觀音記

前人

始天聖庚午先人嘗禱嗣於觀音既寢而夢焉慈顏法  
相與世之繪塲者無以異蓋談緣報感召者久之且示  
後年所當有子之兆先人寤而喜遽呼工繪其事於繒  
手筆以識已而壬申春僕以生如始夢之言既成人先  
人嘗戒曰汝它日凡見觀音象唯謹無少忽有求汝為  
觀音贊記亦唯謹無少忽溥恭服戒訓刻在心肺烏乎  
先人沒且二年小子未嘗吐一言以文觀音之靈德而  
咎先人之心惟是恐恐不敢放竊欲求觀音驗應之地

以導發愚素而未之獲今年夏四月聖壽寺靈感觀音  
院僧守賢袖謁以見僕自言陵州貴平李氏子幼隨師  
為佛學寄大慈寺一室湫陋不足以登講學之徒治平  
中嘗作世之所謂詩書啟事者以干府帥南陽趙公願  
丐帡幪之所會茲院之所以住持者公以為昇院有觀  
音壕像則唐獎三藏蚤歲行道乞靈之地久歷年所象  
以坳掩肯此春始議完飾嚮佛之人相與施助今茲觀  
音大士與獎公侍立之象熠然以新願求文記以詳其

傳僕惟先人之戒其敢少避又況求之之勤哉謹紬其事惟觀音圓通妙湛普護一切含識隨緣應見為一十九身其權與修道固不可得言今靈感之象雖發於獎而象之經始固亦不可得知蓋寺建於晉而廢於後周意者茲象其塋於宣帝大象之際乎按獎公潁川人俗姓陳氏隋末出家唐武德初入蜀至成都寓今院院有觀音塋像師夙宵行道環遶虔肅凡三年其地為之沒踝一日師行道有僧衣弊瘍穢癯焉而至師告曰以爾

不蠲勿觸汚吾道場僧復之曰子不讀普門品乎應以  
比丘身得度者云何師悟乃膜拜則皇然既已化為觀  
自在菩薩之形矣因授師以般若心經且教之曰它日  
逢苦厄誠心誦此吾必汝護言訖忽不見正觀初師往  
西域求法至河沙無復輪蹄之行魑魅憧憧妖形怪儀  
或後或先師誠心念觀音名不能却乃誦嚮所授經甫  
云鉢囉誡攘而四顧潔然矣凡師得以達給園親戒賢  
獲釋氏書六百五十七部以還震旦皆般若心經之力



也初師環遶沒踝之迹自唐歷五季二姓之僭嚴嚴具  
存今求之無有也既輒之矣詢之耆老蓋往因寇亂有  
所圯毀主者從而堙之吁圯而存不猶愈於堙乎居其  
居食其食滅其靈感之迹視今賢公厲力篤志以完飾  
其象彼獨無愧於地下哉賢公門弟子三人曰勤曰遜  
已祝髮曰遠者未焉皆能扶助其師方將修復堂廡厨  
室之頽缺甚者雖靈感之象而盛衰興廢亦且有定數  
邪不然何前日之圯晦而今日之光明也賢公世儒家

佛學外嘗以儒術為講說其得有此院而尊大其教者亦業儒之功也熙寧三年記

靈泉縣瑞應院祈雨記

前人

府之邑曰靈泉而邑之聚曰洛帶者有佛廟其名瑞應廟之所以名此以祥符中樞直任公中正奏之名之以得此以開皇中信相菩薩致之信相菩薩名也菩薩隋蜀郡青城縣黑水溪褚氏女也其傳曰麻衣竹筭善說法要會歲飢以龍頭小鼎為粥以飼人日飫千萬不

竭不盈人始異之死之日用竺法火化異香彌山舍利  
晶瑩會昌擯佛其塔亦圯大中中白丞相敏中節度劍  
南始命法潤禪師訪其塔之舊石而刻其象自爾迄今  
其驗益神凡時之旱暵必禱焉今年春二月雨膏弗時  
甲者弗牙苞者弗葩民吁以嗟知府事大資政諫議南  
陽公曰久矣吾聞褚菩薩之為靈也盍請禱焉乃命試  
主將作薄樊靖款瑞應具香供以菩薩之象歸於府蓋  
十有三日辛巳發自洛帶條風隨車自東而西距府十

里密雨遽作通夕霈灑潤可一尺公前期戒屬吏齋謹  
越翼日帥屬吏以笙歌鼓逆於門外而設供於大慈佛  
廟炬密煙乳蔬麪方丈且告之曰民旱久矣是以有今  
日之請願留七日以祈甘澤是夕又大雨越三日乙酉  
通夕大雨非特一尺之潤而已原隰罅發今合以濡草  
木焦禿今榮以姤既七日復命靖奉之以歸於瑞應公  
送之如始逆焉蓋嘗思之道無所不在而佛無所不是  
翠竹黃花同歸妙用故雖塔石之象亦足以為惠澤於

一方夫誠者在我則應者在彼苟我之不誠而求彼之應其亦難矣乎今夫石象之應豈菩薩惓惓於其間哉南陽公之純誠所召耳溥目是靈感輒書其事使人知菩薩之驗與公之誠為表裏不以不誠而專恃於乞靈云熙寧七年五月日記

壽量禪院十方住持記

前人

永平初佛氏之書甫入於漢雖四十二章而性相二宗參然已具其曰心不繫道亦不結業無念無作非修非

證不歷諸位而自崇最名之為道此佛之所以言性而後世指而謂之禪者也蓋嘗推二宗之說以謂猶儒氏之四科顏子請事非禮勿言得不長於言語乎用之則行得不長於政事乎好學不二過得不長於文學乎聖人獨以德行目之何也從其大者焉爾禪之為禪妙湛圓通而莫之闕此其本也今夫衫襴而名長老者視肉不食得蒜不食映午不食此其與戒律之士奚以異哉其獨得名禪者是猶德行之科足以兼三長乎始四

十二章之文雖有性說而學者溺於淺近以教自纏不知已之無垢乃外求清淨不知佛之在我乃從事土木有大通人曰達摩為法隱痛聿來茲土始於一花而枝傳葉布乃浹天下在王蜀時有若洪杲禪師至自青州棲於東禪方是時二衆錯居蜀主仰師重德以一宮奚曰道真道粉為之侍使後有娼道玉聞師說法言下有得遂祝髮事師王府娼之尤者物論填然朋讐族喙蜀主震怒命鞠之知師純固精確愈深器之師因以所棲

界貫休而卜宅於府郊之東南普通山距府十數里誅  
茅夷林上下棟宇玉留於城市今俗所謂大胡坊青州  
尼院則其居也蜀人號鵬鵠為連點七華陽隱士田道  
遙訪師於山而見之問師曰如何是連點七師曰屈指  
數不及地上無蹤跡此景德傳燈錄之所遺者自本朝  
太平興國六年有澄廣者由邛之大邑演法於此而昭  
善者繼之自時厥後師徒代襲法亦罔克傳前此春院  
僧仁鑒守堅者自列於府願延道行者老闡揚宗風追



復青州之前躅知府大資政南陽公是之命有司精擇其人而以無為山長老惟迪充選迪平生布衣蔬食怡怡如也法傳雲門啟道明切嘗荅問佛者曰日出東方卯再乞指道師曰三日後看又僧問諸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富嫌千口少出世後如何師曰貧恨一身多南陽公嘗作賓主語師亦繼焉曰賓中賓日月無故新賓中主杖長三尺五主中賓問荅是何人主中主正眼誰敢覷其語大略如此其迹可異者凡三居名山而三紹

真身始居馬溪則有水觀和尚次居無為則有寬惠和尚今茲普通則有青州和尚皆結膝跏坐儀相莊重豈人事之適然乎迪之來也成都之人激躍感勸皆曰南陽公自青州鎮全蜀而青州之法紹興其緣會乎此又尤異於迪之三紹乎真身也議者以為普通復青州之高風而革其代襲自今日始不可以不記故為書之熙寧七年記

大中祥符禪院記

吳師孟

一真無相窮理則非空萬法有為要終則不實然而證  
於無者孰能離相資於有者安得不為諸器世間一切  
法爾勅賜大中祥符禪院者唐元和聖壽寺三十院之  
一也然自係賜勅額不隸於寺焉孟昶為蜀檀越主樞  
密使王處回字亞賢之所建也偽廣政九年丙午歲實  
晉少帝開運三年也亞賢捨私帑買毗盧百合法寶羅  
漢七俱胝等五院合而為一其年七月二十四日僞工  
締構之初鼎新大壯一椽一甍皆不即舊至十三年庚

戊歲二月迄成土木之盛冠諸羅摩號曰宗真禪院佛  
殿法堂僧堂客館齋廳淨廚乃至波演那舍應用什物  
及諸捷稚罔不備具自開運以來名畫事相徧滿其間  
輪奐蕭洒實大殊勝無慮四百楹有畸僧堂南北構二  
堂二龕蓄秘典兩藏時有一老人自來應募頗矜其能  
伐石為龍磐繞龕下活狀蜿蜒巧製精絕夜輒光怪觀  
者駭異而老人不取傭直唯日食須魚及水中之物功  
既畢而不知所詣人皆以為龍所化現自鑄其像云僧

童之壽七十成都縣文學鄉貢郭水田七頃華陽縣金城坊賃院一所皆充常住歲入租斛月斂僦緡以備蒲尼繕葺之費始亞賢之子曰秘書少監德琦建白知府侍郎呂公餘慶請靈龕山諡諲禪師住持諲傳小師懿爽爽傳德嚴為都監寺至道乙未順賊既殲德嚴詣闕陛見之日太宗嘉獎面賜紫衣號圓明大師仍許復歸住持本院祥符元年歲次戊申轉運使刑部員外郎施公護奏賜今額嚴既圓寂院付小師仁璲以管内都僧

正主之璉傳崇教教傳守則則傳守謙則謙皆八十餘歲矣知府龍圖劉公庠以今都表白賜紫惟古淨行純裕緇白信向特給符牒俾之住持先是崇教舊已磐石欲俾師孟紀叙建院賜額之因久而未克今茲古師又能追繼祖師之志復以識文及書丹見屬師孟自念昔者先大父與圓明有方外之契嘗為親題院額於今手澤存焉重媿二師之勤其敢以淺陋為解熙寧十九年記

普通寺記

張商英

普通寺在成都東郭之二十里寺之不寺久矣熙寧初  
惟迪禪師自緜竹無為大衆請始來住持予為之記曰  
昔如來以一大事因緣見於五濁惡世與其初學十地  
之徒敷衍微密之教及其究竟成就則徧滿十方各從  
五體同放寶光交加相羅猶如寶網蓋道至於融則光  
無不照義至於了則神無不通悲夫道不遠人人非離  
道而羣生積障浩劫傳迷聚如法水之冰散若七巾之

馬自取狂惑標為長久出沒漂流胡可勝弔屠坦操刀  
則牛羊齧鯨由基調矢則後狄哀號滯魄戀於幽陰妖  
魅憑於木石此不悔厭向何妙明迪師以六祖二宗之  
真風誘接開示倒洞庭於九疑之野泛獨月於四溟之  
水下根傳聞猶將超越何況神驥略施鞭策夫扣牀倚  
仗合掌盤足曲折縱橫皆師之機也必欲求之於應對  
酬酢之間譬猶辯說之際斯所謂鹿還幽谷犬吠荒茅  
者矣嗚呼言之於無所言聽之於無所聽則師之旨其



在茲乎

嘉佑禪院記

馮京

成都府嘉佑禪院古名毗盧本偽蜀近密王處回所捨宅也兵火之餘有敝屋十數楹在頽墉荒榛間雖邇通衢而門無車馬之迹嘉祐二年端明殿學士宋公守都始命長老齊海開堂演法十方住持七年詔賜今額初海師之來也召參學門人我眉紹紀而議曰今吾與爾俱被府命以興梵刹非大法堂不足以倡吾宗非香積

食不足以具供施非鉅厦不足以安清衆於是募信者  
建法堂僧堂香積厨六年而後成治平二年海師移席  
長松山府尹端明殿學士韓公命紀師嗣領其衆紀師  
營繕日勤一日乃建寶殿以嚴尊像購經典以備誦持  
闢三門以示趣向立丈室以延叩請有太廟齋郎游之  
才為起藏殿以秘教乘新津張氏壽享施田七十畝以  
助歲供都人王守慶入圃畦八畝以廣院基凡為屋百  
五十楹居者得所安學者蒙所益始於都會號大道場

遊方之徒歸者如市遠邇擅信靡然嚮風非紀師智力  
安能至是哉西蜀士民繁多人心樂善然禪林之興殆  
無二世使繼而主之者皆如師之勤則法會有不興乎  
使釋氏子皆如師之心則祖道有不隆乎紀師以余鄉  
守是邦屢嘗訪師廢興本末聞見最詳不憚數千里之  
勞而以記文見託因直書以貽之云元豐三年記

成都文類卷三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成都文類卷三十九

宋 扈仲榮等 編

記

寺觀四

大聖慈寺圓通院佛掌骨記

劉涇

世言相國佛牙陳留佛指天清佛古歧陽佛骨光靈離異我  
念凡夫得遍見上四種頗有觸而長之者熙寧初官遊淮南

一日龔氏子持佛掌骨來孔翠藻藉玲瓏為函畫作日如鏡  
夜作月如燈炬時出堅固子如珠璣如雞舌螺殼往往震動  
心目與女人童子五體投頓妄意是事來歸我家元豐初服  
喪里廬思有以嚴先君之遊取諸身則臭穢取諸物則空乏  
於是以授圓明大師敏公時方建大悲像重閣既獲寶骨不  
異所聞初與一二士請見密室既而呈露搖蕩遂傾都人閣以  
成就圓明三以書來屬余以記之余曰勿咄咄怪甚惟狂克  
念作聖萬化生乎身鼠肝蟲臂槁木之枝皆有是也且人以

骨象以齒犀以角龜以甲玉石以光采梅檀以香此何  
所修飾哉而此寶骨筋皮氣血生意斷盡其為變化之  
行不入狡獪使人心微悲涕欲死要惟圓明與如圓明  
者及我能知之也餘外勞十年頗欲歸見親戚長者而  
衣無繫珠寂寞恍惚念有寶骨闕他人可取以富雖然  
盍反觀焉謂是喻耶謂是實也元祐五年記

溫江縣觀音院芝堂記

孫漸

今上即位之十有三載朝廷清明政恬人嬉閩集翔鶴

毫見靈光咸鑄符璽龍文鳥篆之祥應時而出迺講朝  
會迺告宗廟肆赦改元昭示天下與來世是歲夏四月  
八日有芝生于溫江縣觀音院齋廳之楹一本而數結  
烟縷氤氲閱月不散始主僧道絢來告僚吏邑人咸往  
觀焉問其本則九然而實非伏毒之所蒸成也視其屋  
則暈然而壯非流濕之所融結也以位則古以色則白  
而其始生又符天竺如來示生之日此豈偶然哉噫有  
司弗敢以聞拘常制也退而思之以謂自古符瑞多為



有道之應詩之來年書之嘉禾是已方是時聖人君子  
在上修德不懈致祥不驕自秦以來時君世主皆有侈  
心焉媚附之臣進而符命讖緯之說興至使矯激者指  
言祥瑞為迂怪不經而一切非之亦已過矣若夫通人  
之論則不然韓退之作獲麟解而亦頌連理之瑞木柳  
子厚為正符論而乃表同蒂之嘉瓜要在分當否辨治  
忽而已然瑞木嘉瓜資土而殖因人而成非投身於卑  
污不屑之地而能免為腐草朽株者幾希是芝也生於

紺園清淨雕樑紋楚間不根而芽不叢而華嚴霜烈日  
其色莫得而瘁震風凌雨其本不為之搖殆非瑞木嘉  
瓜之比而和氣所格神化所冥又非可以耳目臆度論  
也謹按載籍芝之名其總五圖其別一百四十有二種  
曰漢武帝之甘泉曰孝宣之銅池曰唐肅宗之延英其  
出未嘗不為王者瑞而世之識真者少好名者衆求而  
不得則妄認鬼曰以當之無足怪者我本朝真宗皇帝  
封禪告成郡國所獻無慮萬計奎文睿藻發於繼照真

遊崇微之歌嗚呼盛哉今天休地寶莫不畢至一本之  
芝孰為虧贅蓋自理觀之物無小大多寡之倪而瑞世  
絕特者萬不加多一不為少余安得而畧之因名其廳  
曰芝堂而且欲作頌述芝之美久而未能會遊有城暮  
宿儲福定命真君祠訪採茹之洎中夜恍然若有感者  
寤而為之頌曰西母薦祉金精効奇是生神草雲英瓊  
蕤給園之中漙水之湄地其幽矣芳而孰知陟彼岷宮  
真人頎頎夜授秘訣謂余寧之沃之醴泉濯之天池羞

以石髓茹而忘飢黃綺為侶喬松可期盍獻天子以薦  
神祇萬壽稱觴允逢其時秘不以聞厥咎誰尸余拜受  
命曰敢不祇寤歌芝房恭俟採詩頌既成道緇竊願以  
有請書而授之元符元年十一月記

天寧寺轉輪藏記

吳拭

有居士者家住庵峯信脚閒行五湖四海作家相見不  
免葛藤且道葛藤還有過否靈山古佛四十九年說偈  
說經如瓶注水少林老子面壁無言隻履西歸一籌不

畫方緒饒舌互立門庭殃及兒孫到今未了庵峯箇裏  
一味葛勝不是瞿曇不非達摩有人透得許汝同參若  
也無人歸堂打睡有善知識號元靜師聞居士言特伸  
一問事無一向古語有之從上老人隨緣出世舉揚提  
倡豈得已乎不得已中無非三昧我所住剎賜榜天寧  
祝我聖人億萬歲壽凡我佛事種種莊嚴其最莊嚴有大輪  
藏是輪藏者誰始圖之曰純曰師實主募事守真惟選暨  
彼宗化為白出力鳩構滋辦迨範與勤閱三住持藏則

成就如地中湧鑛鏤藻絢匪金則碧海神四旋天人挾  
持黃卷赤軸函帙麗好吹大法螺擊大法鼓唄音琅琅  
作薄伽梵于時巨輪其運如風蜀清信衆若稚若艾或  
合其爪亦或胡跪歡喜踴躍歎甚希有所住刹有是  
勝緣居士云何不宣此義士則語靜其諦聽之我於過  
去無數劫中有一比丘問轉法輪我於爾時畫一圖相  
我且置之隨喜結緣為藏作記願此輪藏常轉不停如  
天健行日月久照佛祕密語亦復如是以如是故獲大

饒益上讚君父願我與君父天齊休如日之升如月之  
常如西方佛其壽無量靜從坐起曰未曾有公作是言  
拜我佛指崇寧乙酉斯藏圓滿政和辛卯乃克論次時  
節因緣何可思議請錄公語歸而刻之政和元年記

正法院常住田記

楊天惠

建隆中王師西征蜀之君臣贊天威不違咫尺自知靈  
誅之不可追也惶怖稽首願奉土地以獻舉其孥入受  
屋比編氓有詔俞許命諸將振旅獨以降王北還由是

偽國一時迷復之士始脫罪死蒙更生燿然如蟻蠆之  
發覆甕曠然如蛙黽之出坎井若將伏砧鎖而起若已  
據鼎耳而下靡不振抃狂走相慶時偽節度使田欽全  
與其夫人郭氏謀所以飾喜而效報者盡捐所有土田  
施諸正法寺仰為皇明禱于上下天地神祇斬千萬年  
欣戴無極蓋其田東起成都之會仁折而南屬之華陽  
昇遷又西盡會仁少北起成都之學射繚而北合於成  
都萬歲罽布綺舒縑若一井其旁雖時間以他田槩亡



幾稜以今量法步之周袤度可為田萬畝以上然其中頗包屋廬墳墓道涂勞竹之埧溝澗之塍多寡乘除率十數實得七八田郭既還朝受宅里於王府大過望輒以前日捨田狀聞諸公丐下府縣訂正咳入付寺僧為久遠據是時蜀人新去不諗乍安有德剝裂之餘土多荒漫蹊斷隧滅殆不可識有司亶撫聞見趣成圖券僅能記南東衡從之位若畦疇之交入經界之錯出資如也升平寢久生齒漸繁人弃刀劒市錢鏹相與墾田修

穡事以故曩時斂斃之區弗在草者類澤澤就開鑿初  
得新田三千七百七十三畝而佃疇之老身長子者妄  
主名竊有之而府縣覈實迺獲隸寺然地之未入者參  
半弗翅自慶厯距元豐執耜日以衆闢壤日以廣蓋又  
得美田四千七百七十三畝而旁近計伍侵蝕如故調  
加巧焉寺僧稍欲檢察則其徒輒手棘待諸塗往往相  
掊擊瀕死府縣病之上下合謀以為此弊之滋歲久不  
可亟正姑歸縣官可弭謹訟因兩置枉直不竟第籍入

之衆遂噤塞捨去獨長僧德信奮曰理固有在物固有  
歸在公即輸之公在私宜還之私何得憤憤若此遽挾  
故圖輯破券走三千里赴於都下事付府縣仍格不行  
寺衆疑怠諉曰已矣亡可為者信猶不變懷袂言曰是  
故我圖券中物我當以死爭田若不歸義不生還復裹  
糧叩頭省戶下辯析彌若太師魯國公適秉筆見而哀  
之曰咄汝毋苦是田之籍於官其與幾何惟田耶葵藿  
之願有不可逆爾衲子精衛之志有不可奪吾為汝直

之翌日言於上悉以田歸寺於是寶文閣待制汝南周公方領漕事捧符歎曰廊廟之識大體不當如是邪爾信子何為者迺能成事卓卓如夙志學若遭遇自有時哉顧語東蜀楊集大書之某書已重為告曰信子今朝廷推方田令疆理四海尋尺之土咸一一究正無容毫髮盈縮之差異日書具將戶頒焉信子當礪別石謹刻之其於詒遠益可保無疑某重為信子樂之凡田之被旨迺崇寧四年四月二十七日其復之寺迺崇寧四年七

月二十六日綜之新舊田合八千五百四十六畝有畸而記之成寔政和七年四月初三日也

某既應汝南周公之教為正法寺考訂常住田畝後先之數縣鄉經界衡從之位有司辦治歲月之實大書於石矣而禪師信老猶振袂特過願繼有述其言曰凡田之賦役公有版籍凡租之出納寺有簿領不必複記可按而知也獨茲夏秋佃氓輸租於寺廩者故事斗有升龠之耗號曰斗面積微而衍可餘五百

斛顧此經入外物易以乾沒信以謂租之經入當辦  
賦役嚴佛供飾道場安僧徒亡可加損者乃如田郭  
氏捐施之休德大丞相畀還之隆賜歲時報禮詎可  
怠輕信謹以贖入之貲歲度僧一仍斥其餘大合佛  
事廣為田郭茲幽顯之福盡數乃止信老矣恐一夕  
僵仆而或者奄私之也吾子強為信申記之庶來者  
莫之窺窬也某曰嘻天下寧有不信佛天不畏鬼神  
者乎其孰敢公攫之將安用記乎雖然記此所以慮

後而圖遠也正過計庸何傷始附書著前記之未有  
渝斯記法衆盍共譙詰之東蜀楊某書

北溪院化僧龕記

前人

化僧者初不識誰何蒼顱黧面去來郾繁間甚熟市人  
蓋多見之而無相問訊者崇寧五年十二月二日晨從  
外來乞食城中如故常洋洋也晷日欲昃輒囊其衣若  
將去行次廛東小息於逆旅馬氏乞漿焉歛衽趺坐漿  
未饋而告寂玉骨山峙不抗不倚邑人環禮日數百人

有喜事者迎置北溪嚴以髹漆閤以龕室取諸香花而散其上東蜀居士聞而歎曰異哉我昔未之見也是導師者不離闌闌喧闐而示靜使不鄙屠沽垢紛而示精潔不舍生死濁惡而示究竟不樂相好設飾而示堅固其音制和軟類近里社人而莫知其名氏其膚理臞勁類七十許人而莫知其壽臘其衣履簡野類空林衲子而莫知其居止嗚呼生吾不知從師遊沒吾徒知志其迹是刻舟之說也雖然由吾之說矚師之相起欣慕相



成淨信行庶其有從入哉師之寂凡三日始歸北溪後  
十日為之記

朱真人石洞記

鄒敦仁

靈池之東山巖巒疊循左右而趨者參差若鸞鳳翔翅  
又其中嶄高勢如龍驤自分竦而下不知其幾千百仞  
也若驟若馳迤邐赴深澗曰朱真人祠者正枕此山足  
境物清曠曼出塵世惜乎舊洞隳圯或煙塞為過路于  
今四晷矣未有究其所以然者寶鼎蒲叔豹來宰是邑

興滯補廢百事修舉因暇日按碑記訪尋遺址而心默識焉於是鳩工開葺惟二月既望經始越十有五日告成觀其依巖鑿洞洞深而邃甃石引泉泉冽而甘接洞為亭夾以明窻架石為橋次以橫磴脩竹環列嵐光掩映風籟披拂與澗溜相應如聽琴筑蓋所謂蓬壺方丈之景者一朝而復矣敦仁時權邑尉每樂真遊超覽物外輒滌慮而獻言曰夫道無古今物有成壞方世與道交興則是洞之託於數者昔壞而今成豈無所待而然

邪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嗚呼盡之矣宣和元年三月日記

石長者院記

史相

石賴長者石其姓也賴其名也地曰石賴蓋以長者得名也長者族系家世無文記可考蜀父老相傳有一僧遊五臺山踰年不覩文殊光相忽逢山中老人語曰菩薩出遊蜀今以旃陀羅身託業於笮橋南乃其化現非有二文殊也僧然其言至成都物色訪尋果於橋南見

一人風姿奇偉如老人所說遂往造見長者延入室與語意旨密契歡喜踴躍長者復化文殊刀化為如意飛出屋蜀人異其事因以其所居易為道場今所葺院是也長者操刀於屠肆几上肉經大暑無臭腐飛蠅過者弗集輕重多寡一割無毫釐差蓋得手應心進乎技者非有道也歟問者曰破戒犯律日以殺為事有道者如是乎余發其部曰汝以持守戒律動有所礙為道邪抑超出戒律動無所礙為道邪長者游戲屠宰間視身如

物視物如身物與身皆非真實相也清濁淨穢隨所寓而適又奚擇焉道固如是也昔之得道者類多埋照混迹於酒肆屠門故解牛有養生之妙理屠羊有輕賞之高義雖食蜺捕魚不害其為道何獨於長者而疑之問者形解心釋始信鼓刀遊刃間道有在於是也院遭五季兵火遺址蕪沒過者興歎聖壽寺僧自淳懼靈迹湮滅無聞以願力再新之自元祐經始迄宣和辛丑而工告休安佛有宮處僧有堂炊爨有廚會集有廳廊廡門

面亦畧具體矣其徒弟等實贊其事併識之庶託長者之名而不朽焉余書其事已復為長者說偈言稽首孤峯妙湛尊高卑淨穢了不分奏刀騷然道所存託此豁開不二門宣和五年記

天寧萬壽禪寺置田記

張浚

勤公圓悟禪師有大因緣于世能以辯才三昧闡揚佛教無論士庶皆知信仰師以大慈悲心作平等觀種種譬喻接以方便若貴若賤各各懽忻靖康之初首承詔

旨來抵京師公卿貴人爭至其門捨所愛物而為供養  
金珠寶貝象馬器服凡所好玩曾不吝惜師隨其意趣  
一切攝受祕藏寶蓄纖芥不遺衆人視之若甚愛者雖  
其徒衆貌肯心疑予時被召蒞職太常為其徒言勤公  
所行我實知之慎勿生疑彼其存心等擬太虛森羅萬  
象殆非真實又如明鏡妍醜隨現惟所應之了無著者  
是特將以一大事因緣故建立法門為佛庇蔭垂裕後  
來于時其徒且疑且信歲在癸丑予解使事歸省庭闈

勤衝冒大暑遠來問勞始為予言克勤住昭覺之八年  
復為南遊殆二十年而歸今執掃灑之役又四年矣參  
徒日至聚指三千後將有不給之憂我之歸蜀嘗捐千  
萬錢鼎新妙寂回視篋中所有尚八百萬將求成於大  
檀越市田千畝為久遠計上祝皇帝無疆之壽予聞其  
言而悅之喜知人之不妄因以禮部度七僧符及俸餘  
二十萬錢助成其志且上之在維揚嘗詔師赴行闕賜  
坐便殿委曲慰藉顧其道之足以感動人主決非偶然



予之為此其亦所以崇美聖主之意也勤既遂所欲又求予為記夫佛之道有益於世間非特使人起為善之心而已其毀弃天倫絕滅世法於吾道初若少悖至於忘嗜欲絕貪愛輕富貴外死生視天下之物無一可以少動其心有補於教化者甚大嗚呼使天下之為士者皆知去貪懲欲以天下百姓為心而於富貴死生之分了然胸中必將安分守義盡節効忠而天下不復有非常之亂上而朝廷何傾危之足憂下而百姓無侵漁之

可患天下無有不治矣予故因勤之請聊為言之後之  
田斯田食斯食者宜勉勵此道庶幾不墜勤之高風焉  
紹興三年記

溫江龍興寺無盡園通會記 胡叔豹

涪江之東有大寶刹高踞一隅榜曰龍興樓觀巍然下  
瞰井邑緇黃雲屯仰給一縣四衆欣然無不喜捨各捐  
所愛以植福田紹興十年有一長者念此精舍金碧剝  
落欲大莊嚴結清淨因乃率正信踰二百人每歲一設

園通大供欲操其贏畢此願力有曰祖元是大導師彈  
指讚歎善哉此方植衆德本我與有緣則以如幻修三  
摩提焦心勞形不遑食寢無一刹那示怠惰相見者皈  
依所化如響寶殿雲堂以次而就又念衆寮卑陋狹隘  
中不虛爽非修行地復丐隣田增基築室前為舫齋旁  
剏經閣未淹歲月土木崇成高明靖深悅可心目人天  
和會相與縱觀踴躍歡喜歡未曾有於是長者復作是  
念宮室既備饘粥未充方來衲子何以取給載盟善友

益修前供號曰圓通無盡道場復以其餘歲市稻田增  
舊所有而為常住俾諸佛子飽滿屬饜身心安穩增長  
菩提惟此勝利廣大無邊一切布施功德難比時有居  
士見聞隨喜而說偈言世尊滅度時勅我大菩薩  
不令般涅槃誓度無量苦惟諸菩薩中間思修大士  
願力最深重夙緣在震旦以是因緣故應現來此方  
不辭入塵勞撈攬生苗聚或梯山航海來傳佛心印  
或攜尺刀佛引導於羣迷或為普照王覺悟諸有情

或為通悟師攝化河沙衆或居補陀巖或嫁金沙灘  
應身無不在詎止三十二波濤無邊方為世作津梁  
育冥生死夜為世作大炬疾苦極號呼為世作醫王  
火宅長熾然為世作甘露我觀五濁海皆造無盡業  
而我大士心悲憫亦無盡衆生一聞名度無量苦惱  
況作大勝會其福無等比而此世間福有為即有盡  
名為殊勝相究竟非真實我今說其實佛子善諦聽  
堂堂大丈夫各具大人相願以信佛心信我無量佛

眼耳鼻舌身一二諸毛孔放無量光明照破大千界  
與諸佛菩薩等無有差別儻於此會中一稱觀世音  
彈指頭面禮豁然即超證佛境便見前剎剎與塵塵  
無不逢大士大士初不聖而我亦不凡乃知大士我  
非一亦非二佛子善信受當作如是觀而無能觀者  
是真圓通會

同庵記

耿延禧

禪老然公以同名庵常攜其榜隨所居而揭焉蓋師佛

家流也而游戲於篇章翰墨之事出入乎公卿搢紳之間以儒釋同於一法師西蜀人也而泛江湖涉嶺嶠不鄙夷夫瘴癘蠻獠之俗以遠近同於一鄉雖然此殆見其小者爾方其晨而升堂暮而入室皆揚岐園悟之密旨也而與鐘魚鼓板同為一音以衣冠來周旋應對及阿閼梨合掌問訊皆隨緣世諦之餘事也而與萬象森羅同為一印是猶五百大阿羅漢各解內外中間之言不當佛意而皆本乎佛之正理又如衆大菩薩談不二

法門各隨所樂而不出乎維摩之一默蓋筍盤釵釧吾見其為金而查梨橘柚吾知其為味爾惡觀其異耶或問儒與老莊同異阮瞻對以將無同或問儒與釋迦同異羅浮生對以直則同咄哉曲不失其為同直何足盡同有同何傷乃必曰無同為貴乎是未可與言同也爾時太秀居士說是法已重說偈曰彭殤秋毫太山齊舉筵與楹屬西施一指一馬無兩岐此語大麤師所嗤舍裏十方真覺知觀十方空手所持一切有物皆



菩提此涉言詮師所離彼肇法師空怪奇南泉庭花  
示全機要知覲面當機提如麻三斤時所疑語默不  
犯離與微江南三月鷓鴣啼大同無我太音希言語  
道斷絕百非世人未識同庵師欲識同庵參語詞紹  
興乙丑記

增修大悲閣記

趙耆

由賢劫來浮屠修行多取窮山風雨互侵藜藿高柱芻  
泥巢顛植不撼動把茅為蓋曾不遑施及其成就功超

行溢兩足俱尊毗盧遮那宮殿樓閣徧塞十方綿亘三世廣博無量莊嚴惟稱蓋亦於道可簡則簡不為不足可華則華不為有餘以是義故累土聚沙便了功德而不簡陋木天金地始號因緣而不華侈爰當西南有大都會曰張儀城人具善根依佛信法有大藍若曰聖慈寺佛事最勝古今共傳元豐壬戌有大法師敏行其名造大悲像端嚴妙好千臂千手千目復建大閣嚴覆像貌有大居士東坡先生文章宗師名動海表為作

記文綴之以頌此閣有壞而文不泯詩云亂生不夷靡  
國不泯迄今紹興十有一祀歲在辛酉比丘秉信謂閣  
雖雄而不靖深降堦踰閭地窟文墨有來供設數座迫  
拘閣矚大池宵曠沉淮夏潦翻波勢若吞噉有來遊者  
反生怖噩乃蔓榱題蔭蔽延密碧瓦參差鳩欲飛去乃  
梁池央柱楯相屬僚閣窈窕引繩直趨乃築短垣障池  
三面黑月經行了無憂軫用力日劬四稔而就凡造如  
是罔不欽肅以拳加額戴目瞻禮因形窮理因理生悟

於此有士初自形觀曰臂司運曰目司視元化所造自有定形西海之外民惟隻臂居反膝上北海之外民惟隻目當面中央生理滿足雖曰自如沴氣奇偏僅同禽獸伊陰與陽冲和反本在人為靈於類為正兩臂者人一切諸佛亦復兩臂太子臂六固自神異而况千臂兩目者人一切諸佛亦復兩目老翁目四固自神異而况千目失聲讚歎莫可思議於讚歎間竟以理得惟人兩臂偏廢而運礙故天下雖重所不可易惟人兩目偏盲

而視昏故金屑雖貴所不可安以我兩臂推彼菩薩母  
陀羅臂本同一臂以我兩目推彼菩薩清淨寶目本同  
一目請論兩臂蓮草洪鼎咸在所舉其妙無大把握宇  
宙此與千臂用實無異所舉既礙雖增兩臂巨擘技指  
不失為病請論兩目萬象森羅咸在所觀其闕無間洞  
察天淵此與千目用亦無異所覩既迷雖增兩目重瞳  
大孔不失為賊千臂千眼非異非增士悟所得理固如  
是善哉菩薩形相存于閣下人資勝詣遂造理窟非獨

敏行之力亦茲秉信之功余於是乎記之不以附於東坡為嫌也



成都文類卷三十九